

文学综合研究

宋金元时期的陇中文学综述	汪海峰/2
唐代陇中传奇作家李朝威及其作品述评	李富强/15
许珽生平与文学述论	郑珊珊/26
许铁堂心系明室散议	郭建民/35
吴镇若干生平事迹丛考	杨 齐/39
吴镇诗歌中的女性形象分析	曹艳华 杨 齐/45
清末民初陇中诗文创作述略	贾 伟/53
80年代后期陇中小说创作述略	谢春丽/63

宋金元时期的陇中文学综述^①

汪海峰^②

(甘肃中医药大学定西校区 人文教学部)

【摘要】陇中在宋金元时期就是民族战争拉锯的战场，也是各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地域。尽管战争促进了民族的融合，但文学的发展却因此受到了影响。纵观宋金元五百余年，陇中很少有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文大家，这一地区的著作，除了张炎词作外，也只有邓干江、刘锜的传世孤篇。虽然传统意义上的诗文缺如，但这一时期却有许多重要的碑刻、碑文保存了下来，这些记人叙事的碑文，也是陇中文学的重要内容。尤其是与巩昌汪氏相关的碑文、诗文，更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意义。陇中洮河流域出产的洮砚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，在宋金元时期有许多全国著名的文学家因之激情流溢，写下了不胜枚举的诗文。

① 基金项目：2012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陇中文学研究”（项目号：12XZW008）成果之一。

② 作者简介：汪海峰（1958—），男，甘肃陇西人，甘肃中医药大学定西校区人文教学部副教授、图书馆馆长。研究方向：陇中文化。

【关键词】陇中；巩昌；定西；文学；宋金元

陇中的概念，最早是清末左宗棠提出来的。1876年他给光绪皇帝的奏章中，有“陇中苦瘠甲于天下”之说。现在我们说的陇中，其实不是行政区划，而是一个地域文化概念。其主要地理区域在陇山以西，秦岭以北，黄河以南，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。陇中以现定西市六县一区即安定、陇西、临洮、通渭、渭源、漳县、岷县为中心，包括周边的榆中、会宁、靖远、武山、甘谷、秦安、静宁等县。这些县域在地理、文化、民俗等方面有许多共性，属于同一个文化板块。

陇中在宋金元时期就是民族战争拉锯的战场，也是各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地域。虽然战争促进了民族的融合，但文学的发展却因此受到了影响。纵观宋金元五百余年，陇中很少有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文大家，这一地区的著作，除了张炎词作外，也只有邓干江、刘锜的传世孤篇。虽然传统意义上的诗文缺如，但这一时期却有许多重要的碑刻、碑文保存了下来，这些记人叙事的碑文，也构成了陇中文学的重要部分。尤其是与巩昌汪氏相关的碑文、诗文，更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意义。陇中洮河流域出产的洮砚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，在这一时期有许多全国著名的文学大家因之激情流溢，写下了不胜枚举的诗文。以上就是宋金元时期陇

中文学的概况，本文试从这个范畴列举综述。

一、宋金元时期陇中词人及其作品

陇是甘肃的简称之一，因为在历史上有过著名的陇西郡，所以陇也代表着陇山以西的甘肃省辖境。在中国文学言语中，与陇相关的词汇，具有苍凉悲壮之感，是有特定感情色彩、地域蕴含的意象性词汇。汉唐盛世，曾有很多陇中文人创作了许多伟大作品，不时领时代风气之先。但自安史之乱后陇中陷入吐蕃以来，随着此起彼伏的宋、夏、吐蕃、金、蒙之间的战争，随着丝绸之路的萧条，中原文化也日益远离陇中，陇中成了“苦瘠甲于天下”的贫困落后地区。因此整个宋金元时期陇中文学的发展日趋衰落，作家作品寥寥无几。

在陇中文学整体衰落的前提下，南宋陇中成纪人张炎作为宋词的最后作者，给中国文坛留下了大量词作。金代的邓干江写了一首被推为“金人乐府第一”（杨慎《词品》）的千古绝唱《望海潮》，也算是这一时段陇中文学整体黯淡无光中的亮色。虽有张炎、邓干江的出现，标志着陇中文学仍有一定成就，但从整体高度和地域特色而言，陇中文学已日益远离全国主流文坛。这一时段，除了张炎、邓干江，还有南宋陇中静宁人刘锜有一首《鹧鸪天》传世。此外，因资料缺如，即

使当时有文人进行了创作，也无可搜罗了。

(一) 南宋格律派词人张炎

张炎（1248—1320年），字叔夏，号玉田，又号乐笑翁，循王张俊六世孙，祖籍陇中成纪，寓居临安。他是南宋最后一位著名的格律派词人。著有《词源》《山中白云词》，存词约三百首。文学史上把他和另一著名词人姜夔并称为“姜张”。

他与宋末著名词人蒋捷、王沂孙、周密并称“宋末四大家”。

张炎作为南宋遗民，他的词作苍凉哀痛，述说家国之伤，黍离之悲，代表着宋末元初的时代之声。他的作品长于咏物，以清空之笔写个人哀怨，时代印记鲜明。主要代表作品有《南浦》《高阳台》《月下笛》《解连环》《甘州》等。

月下笛

孤游万竹山中，闲门落叶，愁思黯然，因动《黍离》之感。时寓甬东积翠山舍。

万里孤云，清游渐远，故人何处。寒窗梦里，犹记经行旧时路。连昌约略无多柳，第一是难听夜雨。漫惊回凄悄，相看烛影，拥衾谁语。

张绪，归何暮。半零落依依，断桥鸥鹭。天涯倦旅，此时心事良苦。只愁重洒西州泪，问杜曲人家在否。恐翠袖正天寒，犹倚梅花那树。

《月下笛》是“遗民”张炎艺术风格的代表作。此时南宋已亡，张炎流寓甬东一带，“孤游万竹山中”“因动《黍离》之感”。运用含蓄曲折的手法，反映其家国之恨。整首词的悲凉凄楚，含蓄深厚，代表了张炎当时的心态。

(二) 邓干江及其他陇中词人

邓干江（生卒年不详），陇中临洮人，金代初年士子。金初张中孚镇西边时，邓干江献了一首《望海潮》，此词遂誉满天下，奠定了他在金代词坛上的地位，其词也仅存《望海潮》一首。明人杨慎《词品》卷五谓“金人乐府称邓干江《望海潮》为第一”。元好问编《中州乐府》收录此词，小标题“上兰州守”，注“一作献张六太尉。”张六太尉即张中孚^[1]，天眷初，为陕西诸路节制使知京兆府，亦可称陕西六路节制使，太尉是对武官大员的尊称。

望海潮·献张六太尉

云雷天堑，金汤地险，名藩自古皋兰。营屯绣错，山形米聚，襟喉百二秦关。麈战血犹殷。见阵云冷落，时有雕盘。静塞楼头晓月，依旧玉弓弯。

看看，定远西还。有元戎阃命，上将斋坛。瓠脱昼空，兜鍪夕解，甘泉又报平安。吹笛虎牙闲。且宴陪珠履，歌按云鬟。招取英灵毅魄，长绕贺兰山。

这首词强调了名城皋兰在金和西夏对垒背景之下的重要位置，描写了战斗的激烈、战场的苍茫，歌颂了边关将士为国立功的豪情壮志，境界苍凉辽远，格调沉雄悲壮。张中孚《暮山溪》一词有“山河百二，自古关中好”之句，与此词“襟喉百二秦关”同用一典，都形容西部地势险要。邓干江以孤篇名世，被后人排在“宋金十大名曲”的行列，在我国古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中，占有重要位置。游国恩等也认为邓干江的《望海潮》“风格豪迈雄壮”“颇能代表金词的成就”^[2]。此词堪称我国古典诗词中的精品，历来对其评价是非常之高的。

除了邓干江的《望海潮》之外，还能提及的就是刘锜的《鹧鸪天》。

刘锜（1098—1162年），字信叔，宋代德顺军（治今静宁县）人，南宋抗金名将。刘锜也留下了一首词作：

鹧鸪天

竹引牵牛花满街，疏篱茅舍月光筛。琉璃盏内茅柴酒，白玉盘中簇豆梅。

休懊恼，且开怀，平生赢得笑颜开。三千里地无知己，十万军中挂印来。

此词写英雄失意，报国无门，吴钩闲置，处境索寞。词应作于刘锜被主和派排挤、知荆南府之时。词的上片描写闲居之时村舍环境优美、生活安适，由此安慰自己“休懊恼，且开怀”；下片抒怀，写自己最终不能忘情金戈铁马，以昔衬今，

以闲逸生活的无奈抒写理想受阻的苍凉，悲寂之情用安逸之笔写出，含蓄隽永，耐人寻味。

二、宋金元时期陇中碑志文学

所谓碑志文，是对刻在石碑上的各种文辞的总称。碑志文是中国古老的文体之一，历代文人均有涉猎，像庾信、韩愈、柳宗元、苏轼、欧阳修、陆游等人就写过许多碑志文。碑志文作为一种重要的志墓文体在历史上曾经被广泛地运用。传统的碑志研究一直属于金石学的范畴，研究的思路大多以证“史”为主，对于碑志文学特性的探讨则相对较少。^[3]文学性散文样式的确立与完善，是碑志文体真正成熟的表现。唐宋大家的创作，最大限度地激发了这一文体的活力，成就空前绝后。^[4]

宋金元时期，陇中文学整体较为暗淡，但留存在陇中或与陇中人物相关的碑刻众多，这些碑刻铭文不仅是陇中历史的真实反映，也是陇中文学的生动体现，具有很高的文献和文学价值。陇中地区由最早的陇西郡到金、元、明、清时期的巩昌府、临洮府，一直是甘肃乃至西北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，清代才逐渐将这一中心移到兰州。时代的变迁，政权的更迭，这些在碑志文中都有真实地反映。

记人叙事的碑志文也不乏生动的描述，碑志文中的纪实散文，不但充实了宋金元时期陇中文学的内容，在中国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。陇中碑志文篇目浩繁，以下仅举几例以窥端倪。

（一）宋岷州广仁禅院碑

唐“安史之乱”后，陇中陷入吐蕃，直到北宋熙宁年间，在宰相王安石的支持下，王韶熙河开边，收复陇中部分地域，算起来有 300 年左右的岁月里，陇中不在中原文化控制范畴。宋神宗元丰年间，宋王朝曾在岷州（今岷县）修建一禅院，赐名广仁禅院，并立碑刻文记其事，这就是“岷州广仁禅院碑”。广仁禅院建于种谔知岷州期间，此碑文记叙熙宁、元丰年间，宋朝开拓熙河，收回岷州后，修建佛寺之事。对于吐蕃部落的出家制度、坐禅方式等都有较详细的描述。“其诵贝叶傍行之书，虽侏离馱舌之不可辨，然其音琅然如千丈之水赴壑而不知止”。该碑文运用比喻的手法，将西北吐蕃诵经方式描绘得形象生动，反映出这一地区历史上藏传佛教的特色。文中运用大量排比句，写岷县在宋代的山川形胜、今昔对比，历历如在目前。文中海渊即是当时吐蕃高僧，也是宋代在岷州进行民族融合的重要人物。总之，该碑文不仅反映了宋朝对吐蕃的民族政策，蕴有珍贵的藏传佛教资料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，而且在文学上也颇具民族与地方特色，是宋朝

开拓西北的历史见证。

新修岷州广仁禅院记（节录）

王师既开西疆，郡县皆复，名山大川，悉在封内。惟是人物之未阜，思所以繁庶之理；风俗之未复，求所以变革之道。诗书礼乐之外，盖有佛氏之道大焉，乃敕数州皆建佛寺，岷州之寺曰“广仁禅院”。

岷州，故和政郡。通吐谷浑青海塞，南直白马氏之地，大山重复以环绕，洮水荡橘于其中，山川之胜，可以言天下之壮伟。前日之颓垣废垒，今雉堞楼橹以卫之；前日之板屋聚落，今栋宇衢巷以列之，又得佛宫塔庙以壮其城邑，凡言阜人物，变风俗者，信无以过此也。

西羌之俗，自知佛教，每计其部人之多寡，推择其可奉佛者使为之，其诵贝叶傍行之书，虽侏离𪗇舌之不可辩，然其音琅然如千丈之水赴壑而不知止。又有秋冬间聚粮不出，安坐于庐室之中，日坐禅，是其心岂无精粹识理者，但世莫知之耳。

元丰初，予以市国马数至其郡，见海渊首其事，其后继之，则见其功之半；今年遂自来，告其功毕，请予记其终始。予谓海渊既能信其众，又能必其成，复能知其终，必以示后皆非苟且者，乃为书之。